特殊教育季刊　民 107 年 9 月　第 148 期　第 25-30 頁
Doi: 10.6217/SEQ.201809_(148).25-30

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的引領者
—專訪盧台華教授

撰稿者：陳淑瑜

壹、前言

適逢特殊教育學會五十週年慶，本季特別規劃了專題特刊，報導特殊教育界德高望重之資深教授其接觸特教的緣起、懷抱的理念、主要推動的工作、退休後關心和從事的事務、目前的生活概況，以及對後輩的期許與叮嚀。筆者非常榮幸採訪到長年耕耘於智能障礙、學習障礙及資賦優異領域的盧台華教授，經由訪談，除了讓我們了解到教授早期從事特教教學與實務的緣起，更深度知悉教授秉持的理念，以及結合豐富的學理與實務經驗進而改革特教課程與教學的熱忱。教授奉獻的精神值得感佩，持續的使命感也是後輩仿效的典範。茲與各界先進及夥伴分享完整精采的專訪內容。

貳、接觸特殊教育的緣起

首先，很好奇教授是在什麼機緣之下開始接觸特教？教授提到自己是在民國 62 年剛從政治大學教育系畢業時，因誤打誤撞而進入特教領域。當年剛好是臺北市國中特教益智班成立的第三年，因正在大幅擴充班級而需要師資，教授便在當時任教於政大的臺北市教育局高銘輝局長的詢問之下，受邀進入明倫國中，至此開啟了特殊教育的教學生涯。

教授在明倫國中益智班第一次擔任導師的班級，大約有 15 位 IQ 低於 85 分以下、包含輕度和中重度等各種障礙程度的學生。在國中任教期間雖然仍有多所優秀的學校持續力邀，但都沒有換過學校。在明倫國中任教第十年之時，因考上公教教師出國進修的資格，故前往美國奧勒岡大學一年完成碩士學位，回國之後又繼續在國中任教兩年，才轉任師大特教中心擔任助理研究員的職務。在師大任職的期間又再度獲得國科會補助出國兩年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後即轉任師大特教系擔任副教授。教授從實務現場一路走來，直到擔任大學教授至今，有著相當豐富的資歷。

教授回顧在國中教益智班時的愉快經驗，提到當年在學校一起教書的老師們都很合作，留校一整天，也跟著學生一起學習。尤其為了教導學生不同的科目，也督促自己保持精進的態度，譬如：為了教音樂，就到山葉電子琴學琴並拿到十級的認證；為了教體育，就特別學習合氣道拿到一段的段位；另外也學習陶藝、烹飪、縫紉等技藝，並且每一年都帶學生去露營等。尤其 1985 年第七屆亞洲智能障礙聯盟（Asian Federation on Mental Retardation，已於 2007 年更名為 Asian Federation o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AFID，簡稱亞智盟）年會在臺灣舉辦時，也曾帶著學生上臺表演。當年學習豐富，教學相長，也跟學生的感情非常好，對教授而言是一段難忘的經歷，也是有趣的歲月。

教授是國內少數學術專長跨智障、學障及資優領域的學者，更是課程與教學領域的專

陳淑瑜（sycheng@utaipei.edu.tw）。

家。在智障部分所奠定的背景，主要源自國中豐富的教學經驗，以及在師大特教中心推展中重度智障學生國小與學前融合式實驗班的經歷。而在美國奧勒岡大學進修博士學位時，專攻的領域也是跨智障、學障和資優三個類別的課程與教學，更曾研修許多與智障和學障課程教學相關的方法，如：奧勒岡大學所發展國際知名的直接教學法等。民國 69 年，教育部在全國成立國中資優教育資源班之際，為了擴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領域，並為打破校際界限使學生互相交流，即著手推動跨校資優班學生教育交流活動，因而成立了「朝陽夏令營」。教授在師大特教中心擔任助理研究員時，即因為負責朝陽夏令營的工作，而深入接觸資優領域。

經由教授的分享，我們很清楚地了解到教授的任教年資和經歷。大學畢業後的前 13 年，主要任教於明倫國中，之後 30 年的時間則任教於師大，在特教領域完整的服務年資總共有 43 年，其中含教學 40 年以及出國進修 3 年，至今仍持續為特教盡心盡力，相當令人感佩。

簡列教授任教的年度及事項如下：

- 民國 62 至 75 年（13 年）：明倫國中教學 12 年外加出國進修碩士學位一年
- 民國 75 至 79 年（4 年）：任職於師大特教中心
- 民國 79 至 81 年（2 年）：出國進修博士學位兩年
- 民國 81 至 105 年（24 年）：任教於師大特教系

參、懷抱的特教理念

教授從擔任基層教師、研究員到師資培育大學教授如此多元的角色和經驗中，娓娓道出她所看見的特教現況，以及懷抱的想法和理念。教授提到在國中任教時，發現許多學生來自低社經地位的弱勢家庭，尤其早期益智班 IQ 80 分上下的學生特別需要關懷。這些學生的行為問題多因為在家庭中得不到關注，同時住家附近的環境和所接觸到的人事物也會對學生當下和後來的人生產生負向的影響，因此當時的老師們都很用心地帶學生，跟他們一起生活，也時常帶他們到校外參觀吸取經驗，譬如：很多學生從來沒有看過電影、就帶他們去看電影；很多學生沒有吃過西餐，教授就請學生一個禮拜節省十塊錢零用錢，等存到了就帶他們到西餐廳吃西餐，除了教他們儲蓄的概念，同時也把生活教育教導的用餐禮儀，實際應用到餐廳飲食當中。當時懷抱的理念就是想對這些孩子好，覺得特教真的是被忽視的一環，但同時也發現許多身心障礙的孩子是被誤診、誤判的，他們的問題可能因家庭弱勢、社經弱勢，或者教育的忽視所造成，因此就一直抱持著特教需要耕耘的理念，但同時又不希望特教是特權。

很多人可能認為若是特教學生，就要得到很多保障、很多特權，但教授卻極力主張我們要的是公平和公正，不要特權，所以也不贊成非必要的加分或延長考試時間等措施。學生該得到他們所需要的，但如果給了他們不需要的，就是特權，這是教授對於特教的理念。教授進一步提到融合教育，發現國內的融合教育大都只是在學校裡有一個禮拜的特教週或讓學生之間有一些相互交流的機會，但她認為融合最大的關鍵應該是課程與教學，只有把融合帶進課程與教學，才能做到真正的融合，特殊學生才有機會真正跟普通學生一起學他該學的東西。

肆、主要推動的工作

教授過去擔任亞智盟理事和現今為榮譽理事的這些年，為國家做了很大的貢獻，

其中包括臺灣在 2007 年獲得第十八屆亞智盟的舉辦權。教授回憶當時國內的參與者有七百多人，國外也來了三百多人，在圓山大飯店辦得非常圓滿，也讓亞洲及歐美國家看到臺灣特教發展的情形，尤其我們的融合做得滿成功的，教授覺得這是自己應該持續做的事。

而教授從民國 97 年即開始投入新課綱的發展，直到現在的 108 課綱，已經 11 年了，付出很多心血。當初的課程大綱是在普通教育課綱頒布之後才擴展出來，很多人可能不認同，也覺得不應該這樣做，而且跟著普教的腳步，能做的也比較有限。但 108 課綱則完全從一個新的角度發展，與普教同步進行，使得普教不得不重視我們，這也是教授雖然退休了，卻依然堅持要完成這項工作的原因。

訪談中教授語重心長地說：「參與課綱最深的就是我吧！」教授提到自己從民國 101 年起擔任「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研定時特殊教育類型組的副組長，協助將特教與特殊類型班級的課程融入總綱；之後又擔任特教及藝教相關領綱研修的協同主持人，並負責「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類型教育（特殊教育、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的研訂，補足總綱對特教與藝才班課程規劃與實施說明不夠清楚或完整的部分，而能確實執行總綱的規定。教授從 104 年開始發展課程實施規範，到 11 月間因為發現技術型高中群沒有考慮到集中式特教班，也就是現在的綜合職能班或綜合職能科學生的需求，而須增加「服務群課綱」，以針對高中集中式特教班（包括特殊學校在內）的設科及部定專業與實習科目的規畫與教學大綱進行研修並須經過試用，教授亦義無反顧地接下這份工作。目前課程實施規範與服務群綱要已完成課審分組審議，正在送課審大會做最後的審議。感覺得出來，由教授負責主導這二項總綱配套措施的研定，加上目前又擔負 108 課綱上路前的身心障礙前導學校推動工作，責任真的很重，相對壓力也很大。

教授退而不休，目前除了課綱和研究計畫之外，在師大的課務也是主要的工作之一。教授提到自己退休後對特教系仍有使命感，也認為被系上聘任為名譽教授，等於終身都該為特教服務。而自己已經被認可為一位特教系的名譽教授，也必須帶著這份使命感，進而發揚我們國內的特殊教育。

伍、忙碌的生活概況

從上述談到的工作狀況，可以感受到教授真的很辛苦，也很想知道教授在生活中是否能平衡安排休閒的時間？教授提到在退休這兩年間，僅出國過一次，而且還是為了公事，以亞智盟榮譽理事的身分參加理事會。教授從民國 81 年到 105 年一直是亞智盟的國家代表，成為榮譽理事之後，必須移轉國家代表的身分，故退休之後唯一的一次出國即為了協助新的代表熟悉任務。除此之外，教授幾乎把時間都貢獻在課綱的發展，沒有其他特別的休閒活動或者為休閒而出國過。然而在工作之外，教授也感性地提到她生命中重要的家人之一——小狗。因為家裡的小狗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除了持續用藥，還曾經兩度病危，雖然救了回來，但需要花很多時間細心照顧，目前除了晚上要陪著睡覺，白天為了讓小狗的氣管好一點，空閒時間也要帶著到戶外走走，所以現在的生活都以小狗為主，也暫時無法出國。因此教授目前的生活，大概就只有課綱和家裡年邁的小狗，有時候會趁著工作的機會外出走動一下，算是簡單的休閒。

陸、對後輩的期許與叮嚀

教授從長年參與特教鑑定與輔導的經驗中，提出許多對後輩的期許與叮嚀。教授擔任臺北市和新北市國中和高中的鑑安輔委員時，負責的工作之一是跟學生面談，主要在確定學生是否為真正的智能障礙。教授始終抱持著一個想法，如果不是障礙的學生，就應該讓他們

有機會到一般的環境中多學習，而不應該在特教這個保護傘之下接受特權。

教授認為在特教的專業當中，應該要求的就要要求，譬如我們培育的師資，就要有所要求。但是對障礙的學生，應該感同身受，除了有同理心之外，也要盡量用公平的角度去看他們，提供學生該得的權利；但若非他們該得的，也不要強加標記。教授看到一些現象，發現有些家長或老師為了幫學生得到特教的資源，便想盡辦法極力爭取，但學生不想被標記，反而帶著不愉快的態度學習，如此可能會誤了孩子一輩子。所以教授語重心長地提醒我們，希望後輩，不管是老師、還是專家學者，是否可以不要只由特教的角度出發？因為當我們單由特教的角度來看的時候，會太本位，會覺得需要幫學生爭取很多特教的權益，但當爭取這些權益卻影響到普通學生的權益時，就是超過了。所以教授認為，我們要的只是公平公正，也希望後輩帶著這樣的角度去思考，不管是任職在國中小或高中的老師，千萬不要因為學生很弱勢，就想要保護他們，就希望讓他們進到集中式特教班，想盡辦法，就是要讓學生變成智能障礙或者身心障礙，若這個障礙不行就爭取另一個障礙，這樣的態度是不正確的。若經由鑑定發現孩子不是特殊學生，大家應該要高興，要給予祝福，而不是非得幫學生爭取到特教身分不可。教授從所看到的實務現況提出這個概念，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教授另外回憶起 2007 年當時念大學的智障學生約有 120 多位，在亞智盟的大會上，日本學者問我們，為什麼會有一百多人進大學？而如今轉眼十年過去了，現在大學裡的智障學生應該增加到近萬人了。教授提到很嚴肅的一個問題：「智障學生念大學的意義到底何在？」這確實是我們要思考的。如果是為了培育專業人才或許可以鼓勵，但目前智障學生的就學是為了這個目的嗎？倘若不是，是否該考慮選讀社區大學？若讓學生在社區大學選修一些有興趣的科目，使未來有機會支持自己的生活，鼓勵學生做自我倡導 (self-advocacy)，這樣是否對學生才會更有意義？

教授希望給後輩的建議和叮嚀是，不要為了升學而安排學生的升學，不要再存有傳統士大夫的觀念，不要再用舊有的想法對待我們智能障礙和身心障礙的孩子。也就是說，我們應該站在一個比較持平的角度，不要以特教為本位爭取各種權益，因為當特教資源用到愈多的時候，普教的資源就會相對減少。我們應該期許整個教育的大環境都很好，而不是只有希望特教好。我們應該從公平公正、從大的角度去思考特教的發展，不要讓特教變成特權，不要讓特教最後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教授認為一個社會應該是宏大的、祥和的、融合的整體，學生因為有需要、因為能力受到了限制，所以我們要給他必要的支持，讓他發展所長，因此才有特教的權利。故特教不是義務，特教是權利。如果家長、學生不想接受特教，他有權不要接受，不要被標記，老師也不應該硬要讓學生變成特教學生。

教授回顧早年沒有特教的年代，很多同學可能是特教學生，可是我們把他們當成一般學生對待的時候，他們後來的發展也沒有壞到哪裡去。反而我們現在有太多特教學生，就被限制住了，這些學生似乎比較沒有競爭力，也比較沒有自信心。教授提到自己參與公私立高中的評鑑快要三十年了，發現私立的高中職沒有特教老師，但他們盡心照顧每位學生，服務卻不見得比資源較多的公立學校差。有時候公立學校的普特分工明確，老師對特教學生的服務較少整合，反而沒有注意到特教學生也是學校的學生之一，可能也需要很多機會跟普通學生在一起。所以教授極力地強調，特教不能孤立，特教一定是學校的一環，也希望後輩用這樣的態度去看待特教，如此才能達到融合教育的最終目標，也就是融合的學校、融合的社會，而非只是一個假象的融合，只做一些活動而已。

柒、後記

教授以相當輕鬆且和悅的語氣分享了她豐

富的專業經驗，使整個專訪過程備感溫馨。最後，教授換了一個更舒適愉快的方式聊了一些她對自己的想法，也讓我們看見教授在專業形象以外那親切可愛的一面。

教授提到自己在忙碌之餘，還是有堅持的生活重點，會注重自己的穿著和打扮，覺得還是要讓自己維持專業的形象，也要讓別人知道，自己過得很好、活得很好。尤其退休之後，不能讓自己很邋遢、很疲累、很操勞，要讓自己感覺心情很好，這不見得是要給別人看，主要是要給自己看，讓自己很開心。所以教授也會去逛逛街，買買衣服，到處走走，遊山玩水。教授說自己很喜歡出國玩，只是現在暫時沒機會。等到把課綱完成後，年邁的小狗如果上了天堂，就可以帶著小狗的靈魂，一起出國去玩了。教授的這番話提醒我們一個重要的生活觀，就是要時時刻刻關照自己，活出美麗又樂觀的人生。

訪談將近尾聲之時，仍然可以感受到教授對我們這些後輩念茲在茲及諄諄教誨的用心。再次感謝教授跟我們分享從專業到個人生活的點點滴滴，也提供許多我們未來可以繼續努力的方向。

採訪人員：
陳淑瑜，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專長領域為智能障礙、音樂治療、早期療育、親職教育。

圖 1　盧教授攝於台師大特教中心

圖 2　2012 年盧台華主任（左四）出席臺師大主管交接典禮